

国宝 谜局 情报 特工 暗战

# 乱花

陈建波◎著

天下动荡、狼烟四起，跌宕起伏的历史黑幕，扣人心弦的情报暗战……

## 风云幕后，英雄无名？

陈建波继《暗杀》之后，《乱花》再现！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  
海天出版社

# 乱花



陈建波◎著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  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乱花 / 陈建波著. — 深圳 : 海天出版社, 2008.8

ISBN 978-7-80747-262-9

I. 乱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94356号

## 乱 花

LUAN HUA

出品人 陈锦涛  
出版策划 毛世屏  
选题策划 吴俊超  
责任编辑 蒋鸿雁 谢芳  
文字编辑 刘爱武  
封面设计 友家设计工作室  
责任技编 钟愉琼

---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 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(518033)  
网 址 www.htph.com.cn  
订购电话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  
设计制作 武汉俊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
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  
印 张 23  
字 数 350千  
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 
印 次 2008年8月第1次  
定 价 35.00元

---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## 引子

1937年底,要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寻找一个比较安妥的栖身之处,租界无疑是一个最佳的所在。尽管日本人耀武扬威地占了全境,膏药旗四处悬挂,但暂时还不敢开罪那些高鼻蓝眼的西洋人。所以,国民政府来不及撤走的部分机构、人员,都一股脑涌入了各个租界,托庇于第三方的保护之下,做起隔河观花的勾当来。遥看咫尺之外的日占区内鸡飞狗跳、狼藉不堪的情形,既作侥幸之叹,又有覆亡之耻。心情复杂,非笔墨所能记述。

初冬某日的黄昏时分,法租界霞飞路上一处公寓门口。兼做香烟小买卖的门房,看天色渐暗,正要回去取电石灯来。这时,街对面来了个穿灰色风衣、戴礼帽的中年男人。他掏钱买了盒大炮台,拆开封头,边嗅烟草的味道,边“啪嗒”一声打着了打火机点起根烟来,却驻足没有离开的意思。门房见他如此,心底有些疑虑,但不便去问,只好又坐下来,瞧他究竟要做什么?

灰衣男人手夹卷烟,不时朝公寓楼上瞧,又去看手表,好像是在等人下来。门房稍稍放了点心,正欲问他等的是楼上哪家的住客,不料,目光移处,瞥见此入腰际有异样的凸起,俨然是藏枪的痕迹,心中陡地一惊,噤口不语,爬起身来就溜开了。

灰衣男人似乎觉察到了他的反应,微微一笑,弯腰坐在烟摊前的木凳上,依旧吸烟。

天色暗将下来,天边依稀显现一钩月牙,大街上行人渐少。晚6点整,公寓三楼上临街窗口开了半扇,隐约间有张苍白的入面容忽闪而逝。楼下的灰衣男人手中掏出了第四支烟,点燃后胸有成竹地仰头朝着那窗口吐出个硕大的烟圈,张开双臂做了个惬意的伸展。

也许这个动作是一种约定的暗示和召唤。顷刻间,对面德胜照相馆玻璃门一开,涌出六七个灰衣人来,簇集在一起声势浩大地横越街道而来。杂乱的脚步声立刻打破了傍晚的静谧,整条街上的住户都被惊动了,不时有人从窗户探头向外窥探。



这群灰衣男人冲入公寓大门，蜂拥着向楼上冲去。然后，便是剧烈的敲打门板的响声。与这阵突如其来的纷乱同步，先前敞开的三楼窗口，出现了一个穿黑色大衣的女子。她的神情似乎非常镇静，扭头瞧了瞧身后室内的情形后，双手紧捏衣襟，闭上眼睛往楼底奋力一跳。

瞬息之间，只见这女人的外衣在风中哗啦一声响，裹挟着整个身躯轰然落地。霎时间，楼上、楼下惊叫声一片。

不知是谁抢先拨打电话去巡捕房报警。不出六七分钟，警车呼啸而至，后门开处，跳下了探长雷洛以及麾下七八个安南巡捕。他们围将上来，看着地上这女人。雷洛蹲下来伸手试探一下她的鼻息，发觉尚有微弱的生存迹象，于是下令赶紧送医院急救。

过后，藏匿在屋内的门房被传了过来，询问究竟。门房亲眼目睹了事情的经过，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，雷洛听说有几个灰衣人来过，不免心生疑窦，亲自登上这女人所住的三楼居室，察看详实。这幢公寓楼建于5年之前，共有3层18个房间。并配装有一座电梯，慢悠悠地上下，速度和步行相差无几，仅算聊省脚力罢了。

那女子跳楼的所在，房门已经洞开，锁榫处的开裂和门板上的足印，明显可以得出结论：它是被人以外力强行踹开的。两居室的屋子里一片凌乱。床头、沙发、桌子上，堆着翻开的皮箱、包裹、棉被，就连整座书橱也被硬生生地挪移开来，似乎后面的墙壁也有玄机和秘密需要验证。

雷洛点起雪茄，在两个房间内转悠一会儿，说：“那些灰衣人是来搜找某件东西的。东西没找着，所以抢在我们到达之前溜走了。那位女士为了不被俘获，绝望中跳了楼。她一定知道，这伙光天化日之下，闯入宅内行劫的家伙们是什么来历，出于什么目的。”

可惜，那位跳楼摔成重伤的女子，暂时不能为雷洛探长的判断提供任何证明。她的头部着地后，受了重挫，内有淤血，短时间内不可能醒来。而且，她的右腿断了，手臂骨折，全都是撞击地面缓冲时所致。正由于这些缓冲，才令她不至于当场颅骨破裂而死。

雷洛探长在福音医院听外科大夫详细介绍之后，略感失望地叹口气。这位伤势严重的年轻女人，从公寓租房的记录上来看，姓杨，从天津乘船过来，入住公寓不过半个月。据门房回忆，平素里也不见她出门，偶尔下楼也只是买些生活必需品和食物。不过，三天前，曾经有一对看似夫妇的年轻男女登门拜访过她。访客离开后，曾在楼底马路上和三楼上的主人遥遥挥手致意。

门房说，那对年轻人真是珠联璧合，般配到了极点。男的英俊潇洒，女的温婉美丽，都像是电影银幕上下来的明星。

雷洛探长扑闪着他那双蔚蓝色的眼睛，迅速记录下了这些情况，决定回巡捕房后，发电报到天津租界，向那边的同行请求协助查询这位杨姓女子的身份。至于那些破门而入、胁迫她跳楼的灰衣人的底细，暂时还是个谜。纵使稍稍可以猜测，但也还是猜测，没有证据不好妄加评断。

且说公寓那边，眼见那位女租客跳楼摔了个半死不活，送到医院后音讯全无。这样勉强过了两个月后，房东不乐意了，那位杨姓女子仅仅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，又没有人来替她打理后续事宜。再加上外面战乱频仍，难民涌入租界的又多，不下于十来人来这里看过房子，表示要租。房东见了现钱，自然如小猫挠心，也就顾不上许多了。他将那女人的行李杂物归拢于一处，丢在储藏室内，转而将房子租掉了。

那新来的房客是个赌棍，一得安全就赌瘾大发，不免去外面开牌大杀。回来几次，见房中迎面那排书橱和满满的书籍，自是大为不悦。“书”、“输”同音，迎面见输，晦气得紧。于是，便让房东撤去。战乱之年，万物昂贵，惟书最不值钱。所以，房东吩咐门房去找收破烂的来，以废纸的价钱按斤两称了，一股脑卖了个干干净净。

俗话说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，这公寓便是如此。朝迎暮送之间，房客来来去去也不知有多少。那位杨姓女子就此没了音讯，倒也让房东落得了个清净，安安稳稳地收着房租，过着太平舒心的日子。早就将此事丢到了脑勺后面，不复记起了。



## 第一章

004

冬日寒冷，今年的冬季犹胜往昔。顾家弄北，毗邻闹市路口，有家书店。开这书店的本是一位大学教授。战争开始后，他随学校撤往大后方，将店面交由远房亲戚代为料理。前面说过，这兵荒马乱的，最不值钱的就是书。接了这生意的人，无奈之下只得将库存的书打对折来卖，这才稍稍有点生意，混一天算一天罢了。

好在此人原是收破烂的出身，熟知其间窍门。又知道租界内避难人家众多，书本废弃时等同废纸。于是便按照废纸的价格进了几百斤，都堆在后院，分门别类选了些品相好的，放到店里书架来卖。这下子，倒也显得品种丰富，货源充足了。一时间，他靠着“便宜”二字吸引了不少顾客光临。

这天上午，8点稍过，铺面刚刚卸下门板，恰好有一个年轻男人溜达过来，口中犹在咀嚼，像是出来吃早饭顺道进来的样儿。

店主看看他的穿着，笔挺的西服、油光的皮鞋，像是个有钱人，心中高兴，忙过来问候。这年轻人在内侧一排泛黄的线装书前浏览了一遍，抽出几本来瞧瞧，又插回去，似乎并无中意的。店主凑上去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先生，您喜欢古书？”

那人点点头，问：“你有吗？”

店主先是摇头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改口道：“有、有、有，都在后院空地上堆着呢。您不嫌弃的话，请屈驾去翻翻。”

两个人来到后院，那人见地上果真堆了不少书，心中一喜，忙蹲下身去，仔细筛选。半个小时后，拣了四本线装旧籍后回到店里，神情冷淡地询问价钱。店主就着他的穿着试探着出了个高价。此人眉头皱起，将书丢在柜台上，不屑道：“当废纸收来的，也值这么多钱？”说罢，便做出转身欲走的姿态。

店主心中着急，忙连声挽留，自己去抓起这摞书来在手中掂量一二，再出一价。俩人较量了几个回合，顾客大获全胜，付了钱后，用张报纸将书包起来，挟在腋下扬长而去。

店主意犹不甘地目送过此人的背影，腹诽了几句，无奈地坐下喝茶。然而，中午时分却意外地来个位大买主，远非早间那人可比。当时，店主饥肠辘辘望望收银盒里屈指可数的几枚银毫，颇觉失望正要去吃午饭。这时，一辆黑色锃亮的福特轿车驶了过来，缓缓停在门外。车上下来个灰色风衣的男人，信步入店后，东张西望了一番，问：“你就是收旧货的张三？”

店主欠身笑道：“收旧书，我是收旧书的张三，其他不收。”

灰衣人凝视他片刻，又问：“美丽园公寓的旧书是你收的吧？”

店主一愣，随即会过意来，连连点头，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您想找哪本书？愿意效劳。”于是他领着灰衣人二度来到了院内，指指地上摞成小山的书堆。灰衣人随意用脚尖拨弄了一下这些书籍，说：“这些我全要了。你替我捆扎好，便于汽车带走。”店主一时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瞪大了眼问道：“您全要？”灰衣人不耐烦地摆摆手，说：“快些弄，20本一扎，我们的车子也许能放得下。”

店主连忙去隔壁请了两个人来帮忙，用细麻绳手脚麻利地忙碌起来。到了下午1点时，所有的书都已打包完毕，共有八百余册，分成四十余扎，逐一拎到店堂外塞进车子前后。一时间车内鼓鼓囊囊，几乎连人坐的位置都没了。

店主显得有些迷茫，不知道此人要这么多书干什么。好在，他还算大方，丢下好几块大洋，驱车离开了，什么废话都没有。他心中暗自高兴，今天的这笔收入是意料之外的。正好可以去附近小饭馆内，炒两样菜，沾些黄酒喝喝，博个一醉方休。至于下午的生意，关起门来不做也罢！

上午买了几本旧书的那年轻人，挟着书回到顾家弄堂里一座西式洋楼中，和院子里正拣菜的老妈子打了个招呼。老妈子并不恭敬地笑嘻嘻唤他一声“顾先生”，复又低头忙碌。

这位顾先生进了楼内，在底层与位身材臃肿的中年妇人迎面碰上。他似乎有些心虚地低下头，正要让开。那位胖妇人却不客气，哧地冷笑一声，说：“顾先生，你上个礼拜就说汇款已经到了，怎么现今还不交房租和伙食钱？”

这位顾先生顿时脸色绯红，迟疑片刻，说：“款子已经汇出来了，但我去了两次邮局，却还没到账。你再宽限两天，不会少你一分钱的。”

胖妇人又是嗤地一声笑，对他的辩解未加理睬，扭着水桶般的腰肢出门去了。顾先生默默上了楼，进了朝西自己的单间，摸出个烟斗来，去床头找出包烟丝塞好，划根火柴点燃了，望着窗外凄凄凉凉的几株落尽叶子的树头，显然是满腹心思。

这位顾先生，姓顾，名亦农，老家在江西，正旦大学毕业。家境甚好，有亲戚在政府内做官，答应给他在某机关谋荐一个差事。不曾想，差事没到手，战争却爆发了。那个机关来不及撤走，避入了租界，分批从水路绕道香港去武汉。顾亦





农接到通知,他可以随最后一批人登船,到目的地后再委派职务。他这下子顿时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,一是不知道何时能够成行,二是囊中渐渐羞涩。于是,不断地发电报催促家里人汇款过来。但战乱时节邮路滞缓,拖了又拖,几乎连房租也欠上了,怪不得那势利房东太太白眼相加了。

顾亦农是世家子弟,家传国学渊源,好读古书,善收旧籍。今天,在那家小书店内,淘到本真正宋版刻本的好书《老学庵笔记》。此书定然是哪户人家迫于战乱丢弃之物,被这店主拣了个便宜。可惜,他并不识货,终于辗转落到自己的手中了。至于另外三本书,只是陪衬不引起老板的疑心而已。这本书,弥足珍贵,可以值得日后返乡时向博学健在的老父炫耀一番了。有了这次捡漏的经历,自然印象深刻。10天之后,江西的汇款到达。顾亦农在邮局领了钱,将房租、伙食费结清了,手里还余下不少,不免又动了去淘书的念头。

这天大早,吃了碗三鲜面后,他出门前往书店。此刻8点已过,但店面上的木榻门板却还未卸下,显然是尚未营业。略觉失望后,他转身欲走,耳畔却听到一声凄哑的猫叫。他犹豫着寻觅这声音的来源,发现书店左后侧的院门开着,一只雪白的猫儿从门缝里挤了出来,矫健的身姿昂首阔步而行。地面上,留下一连串鲜红的梅花足印。

顾亦农先是叹为观止,然后忽地心情紧张起来。这步步印记俱是血痕,猫儿竟是踏血而去。他顾不上许多,忙奔到门前,使劲一推。木门吱呀一声敞开,院内的情形跃入眼帘。一片褐色的泥地上,那店主仰面朝天躺着,脑袋枕在一滩血泊中。他的身边,蹲着一个女人,背影窈窕,短发齐耳,正伸手在店主的鼻尖触摸。听到这边门响的动静,她神情惊骇地掉头来看,露出半张美丽的面孔。

这般诡异的场景,令顾亦农霎那间呼吸停顿,木立在门外,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。

这样院门内外俩人对视的僵持场景仅仅维持了几秒钟。女人惊叫了一声,快步向门口走来,柔弱的身体似乎有夺门而遁的意思。顾亦农堵住门口,指着血泊中的店主,问:“小姐,这情形如何解释?”

这女子惊惶道:“我,我是来找他有事的。不曾想进门就看到这副模样。不是我干的,不是我!”

顾亦农伸手紧紧抓住她的手腕,说:“是不是你还不好说。等巡捕房的人来了才行。”

女子用力挣扎,绝望中透出股气恼,厉声道:“放开,请你放尊重点好不好?”

顾亦农情不自禁松开了手,但随后省悟过来,复又扯住她的衣袖。这对男女两厢里纠缠了一阵子,冷不防女人尖声喊叫起来:“杀人啦!杀人啦!歹徒杀

人啦！”

顾亦农吓了一跳，松开了手。女人奋力推开他，急急奔走出十来步，便见四邻和附近闻声而来的两个安南巡捕阻住了去路。她不由自主回过头来看了顾亦农一眼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叹息，心中懊悔不已。

随即，雷洛探长从巡捕房得讯赶来。到了现场，先行对受害人进行勘验。这位兼收破烂的书店店主已经死亡，两眼瞪得滚圆，带着股说不清的恐惧之色。他的额头正中有个弹洞，子弹穿脑而过形成一个贯通的伤口。鲜血从后脑枕骨处潺潺流出。

雷洛探长站起身来，去看看那两个现场互相纠缠的嫌疑人，不禁莞尔一笑，当即在现场对他们进行了笔录讯问。他问谁先发现了死者？顾亦农指指那女子。女子点头承认了，表示自己来时，发现门未关，进了院子就发现了死者，刚蹲下来看寻究竟，便被后来的人惊动了。顾亦农的讲述与那女子大致相同。只不过见到那女子在死者身旁罢了。

雷洛先问那女子，大清早来书店干什么？女子迟疑了片刻，说自己的亲戚误将一些重要的文契当作废纸卖给了店主，自己是来讨回的，不想遭遇了这样的事情。而顾亦农的回答很简单，这家书店的书很便宜，自己是老主顾来买书的。

雷洛问他们的身份。顾亦农自称是政府职员，避难于租界，以看书自娱消磨时光。那女子吞吐片刻，说自己叫林秋婉，北平大学的学生，也是避乱南下到了此地，等候其他同学一起去四川复学的。雷洛探长思忖良久，心中感觉他们嫌疑不大，便着巡捕送他们各自返家，名义上是陪送，实质上是验明所言是否属实。

一刻钟后，两个巡捕分别归来，汇报说他们所言不虚，都有四邻证明。雷洛探长点点头，踱步去了验尸房，揭开尸布又认真研究了死者头部的枪伤，以及后来从现场角落里找到的弹头。这是典型的勃朗宁手枪射出的子弹，通常在租界内枪杀案件中极为罕见。无论是政治谋杀还是帮会仇杀，往往都以德式佩枪为主。这，也和国民政府近年来大肆发展德国装备有直接的关联。

那么，是谁杀了这个兼收破烂的书店店主呢？他所处的地位，是不可能牵扯到政治问题里去的。他所从事的生意，也应该不会招致仇杀和报复。至于偷窃打劫，更是绝无可能。谁会对这么个卑微的人物动了杀机，并付诸行动？

一时间，这些难题令雷洛探长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一大早出门，就碰上这样的晦气事，着实令顾亦农十分沮丧。再加上房东见巡捕押送他回来，左打听右查询，非常奇怪，心中不免起了疑心。待巡捕离开后，房东夫妇二人外带老妈子，三面团团围住他，七嘴八舌探寻缘由。顾亦农心



中正自不悦，忍不住丢下脸来，给他们留下个白眼，径自上楼休息去了，听任楼下叽喳声沸腾刺耳。

顾亦农躺在床上，翻了翻那册《老学庵笔记》，忽然觉着了疲乏，将书分开掩住双眼，在这人造的黑暗中悄然睡着了。

这一觉睡得极是酣畅，不知不觉间，竟已是黄昏时分。这会儿，没有吃中饭的他感觉到了饥饿，坐起身来正要下楼。孰料，门外适时地有了脚步声。房东太太敲响了门板，居然非常客气地说：“顾先生，您有客人来访。”

顾亦农心中诧异，连忙去开门。高而胖的房东太太遮住了整个门户，笑呵呵说：“有位林小姐找您，我请她在楼下客厅坐了，您且下去会客吧。”

顾亦农惊讶地张嘴“啊”了一声，暗忖自己在此地并无女性朋友，这会儿哪里冒出个林小姐来访？倒似乎是天方夜谭了。他连忙整整衣服，梳好头，撩平裤折线后，随着房东太太下楼而去。

楼下客厅里，东侧沙发里坐着位年轻女子，正低头翻阅着茶几上的一份大公报，精心修剪过的头发用一束黄绢束缚住，很别致地垂落在肩头。听楼梯处传来的脚步声，她转过头来望了一眼，白皙的脸庞跃入顾亦农的眼帘，令他不由一愣，止住了脚步。原来，这位访客不是别人，正是早间在书店后院中碰见的那位林小姐。

顾亦农暗自责怪自己，方才房东太太说过有位林小姐来访，自己竟未回过神来。早知是她，推托了不见也罢。房东太太见他停步，便在身后轻推一把，催他下去。顾亦农骑虎难下，只得硬着头皮下楼来，略略向林小姐颌首致意。

林小姐拂了拂额头的一绺头发，微笑道：“冒昧来访，十分抱歉，请您不要介意。”

顾亦农想起不久前揪住她的情形，脸上不禁泛红，垂眼望着地面，说：“早上是我唐突了，还望见谅。”

林小姐摇头，笑道：“今天，我们都不走运，莫名其妙撞到了这样不吉利的事情。好在那位探长明辨是非，解脱了咱们的嫌疑。”

“那，您来这里是……”顾亦农有些疑虑地问。

林小姐拢了拢双膝，收腹挺胸抬眼盯着他，说：“我在巡捕房说过，家中有份重要的文契夹在旧书里卖掉了。正要去寻找收旧货的人时，他却死了。您说，您是书店的老客，那本书也许您见过呢？”

“什么书？”顾亦农稍微放下心来，问。

林小姐静静地吐出五个字来：“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。”

顾亦农心中一动，悠然“哦”了一声。

林小姐的目光明察秋毫地在他脸上凝视，问：“您见过那本书？”

顾亦农本想承认这本书在自己手中，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。他镇定地摇头，说：“我不太喜好古籍，只买些张恨水和还珠楼主的小说看。”

林小姐似乎已经从他神情中觉察出端倪，但却没有点破的意思。她淡淡道：“其实，这文契对于别人也没有用。只不过族人分析家产的时候用到罢了。如果您见到，请和我联系，这是我的电话号码。”

顾亦农接过她手中递出的纸条，连连点头，表示倘有机会一定为她效劳。两人虚虚实实地谈了一会儿，林小姐便起身告辞。坐在楼底书房里窃听的房东太太不无失望地走出来，大声道：“顾先生，也不请你的女朋友去吃西餐吗？对面那家法国餐厅的牛排可是好吃得很呐！”

顾亦农尴尬地笑。林小姐却很得体地摆摆手，说：“晚上还有应酬，改日吧。”

她宛然朝着顾亦农一笑，出门离去了。顾亦农站在院门口，目送着这女人标致的背影消失在远处弄堂外的人群中，不由悄声叹了口气。

房东太太站在院内，察言观色片刻，咯咯笑道：“这女孩子举止、谈吐、穿着，都是大家闺秀的风度。顾先生，真的艳福不浅了。”

顾亦农没吭声，返回楼上住处，关起门来，从床头拣起那本《老学庵笔记》，逐页地翻翻，却没有任何文函的踪影。他不免有点疑惑，这位不速之客林小姐所言是否属实？书内若有文函，会不会在收旧书的运输中散失了，抑或被那个店主获得占为己有了？他手抚着黄旧的书面，思量了半天，难下断论。

虽然战争仍在继续，从报纸上可获知，国军依然在各个战线作殊死的抵抗，但远方的隆隆炮声传不进这灯火阑珊的租界之内。百乐美舞厅依旧舞曲飞扬，沿街的中西餐馆照样食客满座。路边巷头，招揽皮肉生意的妓女们倚在电灯柱子上，或搔首弄姿，或故作正经，指间夹烟以妖艳的眼神挑逗着过往的行人。

这会儿，雷洛探长安排好手下巡捕的巡查任务，自己脱了制服换上西装，来到查林大街那家白俄开的牛排店吃晚饭。今晚，请他赴约的是做洋酒生意的本国商人克里斯。这家伙很有心计，六年前到本地后，从一个商行小职员迅速发迹，成为垄断本地洋酒业的大亨，财力雄厚，很吃得开，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。雷洛探长和他有些交往，但不知今晚突然相邀，是出于什么目的。

推开玻璃门进了店堂，白俄钢琴师正在一角弹奏着勃拉姆斯的曲子。侍者似乎踩着乐曲的节拍，托着盘子轻盈地游走在客人们中间。克里斯坐在靠墙的那张桌旁，身边坐了位中国人，白净面孔，胡须刮得很干净，衣服简练的模样。

雷洛过去，克里斯替他介绍，那人姓唐，是天津有名的古董商人。克里斯吩咐侍者上了三份牛排，又要了一瓶1927年产的威尔顿红酒，不无炫耀地说明，



这个牌子的酒是由自己代理在中国的销售。然后，三个人喝酒、进餐，迅速进入了谈话的主题。

原来这位唐先生是来上海寻人的。他的一位表妹两个月前来了本埠，在法租界里租了房子。不想之后便音讯杳然，失去了消息。家里人非常担心，所以请他顺道来此地查询。雷洛心中暗自自有数，便问他那位表妹的姓名。唐先生掏出支派克金笔，在餐单上写下了“杨秋云”三个字，推到雷洛的面前。

雷洛放下酒杯，说：“令表妹是在本地。不过一个月前出了事，受人胁迫从公寓三楼跳下来，摔成重伤，至今仍然昏迷不醒。我们正着急地寻找她的亲属呢。”

唐先生一听，不由着急，伸手握住克里斯的手，示意要去医院探望。克里斯指了指盘中的餐食，低声道：“别着急，先让探长吃饱肚子再说。我这次替你可算是找对人了把。”

雷洛举起杯子，敬了这二人一口酒，佯作随意地打听起那位杨小姐的来历。唐先生虽然没了食欲，但对他的问题还是耐心地了解答。

杨秋云，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，供职于协和医院。七·七事变后不久离开北平前往天津租界，投奔亲戚唐家。后来，说是受本地某医院邀请过来工作，不想就此之后便断了联系。

雷洛听他介绍，心中疑团更盛。这位杨小姐来本地后，并未去哪家医院工作，而是租了房子隐居起来。从种种迹象表明，她似乎是在躲避一些人。可惜的是，煞费苦心后，仍未逃脱厄运。那群犹如猎犬般嗅觉灵敏的灰衣人，随之追踪而至。杨小姐、灰衣人之间这种关系，是由怎样的事件引发的呢？灰衣人对于杨小姐的跟觅，绝非仅限于本地，极有可能起始于天津，最终落幕在这里。

三个人离开餐馆后，上了汽车，赶往广慈医院看望杨小姐。这会儿，时间已晚，医院值班的医生和护士对于这时来的访客予以谢绝。好在雷洛探长拿出证件，说明此行的重要性，这才勉强获得许可。

杨小姐住在医院二楼北侧的一个单间里，依旧昏迷未醒。但从表面状态来看，她受到了医院方面良好的照顾，身体洁净，没有常见此类卧床病人散发的异样气味。

唐先生俯身仔细端详她的面容，转身来肯定道：“是她。”

然后，他伸手探摸她的额头，附在她耳边轻声喊道：“秋云，醒醒吧！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你睁开眼点点头，就可以带你回家去了。”

但杨小姐依然仰卧瞑目，对耳边的叫唤声置若罔闻。唐先生略觉失望地直起身来，望望雷洛探长。雷洛探长转身问陪同的值班医生，病人状况有没有好转？医生苦笑着说其他部位的愈合还可以，但就是颅内淤血未消，压迫了神经，

她至今未恢复神智。所以，只能耐心地等候，寄希望于上帝了。

唐先生有些冲动地抓住医生的袖子摇晃几下，急切地表示费用方面没有任何问题，关键是一定要救醒病人，他愿意倾囊资助医院。医生有点奇怪地瞧瞧他，说这位女病人的所有医疗费用，已经有人垫付了，半年之内不成问题，需要的话，还可以增加。因此，这方面无须担心。

雷洛探长吃了一惊，忙追问其详。那医生大致讲了经过。这位杨小姐送到医院抢救后的一个礼拜，有人前来看望，问询病情后，听说病人身份不明，又没有家属前来照应，院方正为住院的治疗费用为难，便立即支付了一笔款子，用于病人先期的急救和日后的治疗。所以，杨小姐在这里受到了特别护理，保持了体面的外表。

唐先生很是感动，打听此人的姓名，想当面表示谢意。医生摊摊手无奈地说那人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，只说会定期来看望病人，但至今还未二度露面。

雷洛探长默默地聆听，心里对那位出资救助杨小姐的神秘人物很感兴趣。案发调查时，门房说过，不久前曾有一对年轻夫妇拜访过杨小姐，会不会这笔住院费用是出自他们之手？如果不是，那就更值得玩味了。也许，正是那些意图不轨的灰衣人所为。目的是挽救杨小姐的生命，得到活口，才能有利于他们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送走那位冒昧登门的林小姐后，顾亦农在他旧书内并没有找到所谓的文契，也就没有将此事看得重要，索性丢在一旁不管不顾了。这天晌午，睡完午觉之后甚感无聊，于是便去自己日后供职的那个机关所在转转，看看去武汉有没有确定行程。毕竟，陷在这地方总会令人心里不踏实，四面八方都是日本军队，危险系数很高。

机关地址暂时设在字林西街的一家旅馆里。包了整个二层楼作为休息及办公的驻地。为了防止日本人的窥探，特地挂了个申华五金公司的招牌。顾亦农到来时，里面几个人正手拿报纸，指间夹烟，喝着浓茶高谈阔论。见他进来，倒也客气，请他去沙发坐坐，沏上茶水。顾亦农正欲落座，内室突然走出一位穿半截呢大衣、双腿修长的摩登女郎来，抢在他前面一步坐了下去。顾亦农诧异，碍于男女之别，心中犹豫该不该和这女人挨近了坐。

那女人似乎看出了他的窘态，咯咯笑道：“怕什么，难道年纪轻轻的就满脑子封建思想？”

顾亦农听她这样说，反而不好意思。坐在门口的一位老先生扶扶眼镜，哈哈大笑道：“顾先生是咱们将来的同事，吕小姐可别怠慢了。不然的话，日后去了武汉，我就提议安排他和你对桌，省了你改不了这嘻嘻哈哈的脾性。”



顾亦农见了这女子，有几分眼熟，正自心中猜疑。听这么一说，立时省起一个人来，转眼盯住她打量片刻，问：“吕小姐，好像你是正旦出来的吧？”

那位吕小姐好奇地也看看他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对，你也是正旦毕业的。怪不得看你有些眼熟呢。”

这两位正旦大学的毕业生在这里相遇，倒算得上是人生的一件喜事。四下里，那几个同事俱都笑不绝口，不住地提议要他们请客庆贺。顾亦农这会儿自恃腰包里有钱，加上今天这般和吕小姐近距离接近，自然是自告奋勇。当下决定，晚上去大东菜馆吃扬州菜，以示同学重聚的喜悦之情。

顾亦农之所以这么兴奋，其实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原来在学校时，他的成绩一般，长相一般，虽有些家底，但与那些富得流油的纨绔子弟比，又攀比不上。这位吕小姐，名叫吕媛，是校中少数的美人儿之一。加上，她本是北平人，后来迁居到本地，有北方人的豪爽之气，所以交流颇广。而顾亦农这类籍籍无名之辈，只能远观，没有近身接触的机会。方才听吕媛认出自己正是正旦毕业的，内心的欢乐，语言不可尽述。美人面前，表现一番是情理中，只不过拿他乡下老子汇来的款子做人情罢了。

且说这些人等着晚上一起去吃饭，在旅馆里天南地北地闲扯，时间倒也过得飞快。不一刻，日影西斜；不一刻，夕阳落山；不一刻，天色昏暗；不一刻，便华灯初上，窗外街道上一片热闹景象。

一行人簇拥着顾亦农和他的昔日女同学吕媛小姐离开旅馆，汇入到嘈杂的人群中去，沿着大街欢天喜地行进。大东菜馆位于租界的北端，是整个区域内名声最响的馆子，在本地居民中影响巨大。本地开埠以来，江北移民众多，同时又显明地翻出三个层次来。扬州一带的移民大多家境殷富，多为做生意、从政，浪迹于中上阶层。泰兴一带多是过江来寻觅饭碗的，拉车做工为生，勉强能维持度日。至于更北处的移民，大多是逃荒而至，在街头多以收废旧、乞讨过活，度日艰难。大东菜馆清一色的淮扬菜，便是前者应酬的场所。那位提议来此的老先生，从口音中可以直接分辨出他的籍贯。此老被一帮年轻人唤作李科长，想来他是机关内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，顾亦农焉能怠慢了？

进了菜馆，立刻有跑堂的殷勤招待。李科长轻车熟路，带着大伙儿直奔后面单间。不一刻，菜馆老板亲自拿着份菜单过来，请客人点菜。众人皆推老先生出马。他也不推辞，乐呵呵地点了清蒸狮子头、鱼头豆腐、爆鳝片、煮干丝、清溜乌鱼片、滑炒虾仁、糖醋排骨等十来样菜肴。

老板俯身凑近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小店新近从江边收到样稀罕物，不知各位有兴趣没有？”

众人皆是好奇，齐声发问。

“河豚”，老板自顾自咂嘴，夸张地说，“好货呀！吃到嘴里打耳光都不丢！”

李科长只是摇头，说：“老朽了，当以身作则，不敢领着这帮小兄弟们冒险吃这玩意儿。贵店还是弄给其他客人尝鲜吧。”

老板收起菜单，含笑而去，几个人都满面遗憾。李科长笑笑，说：“冬天河豚口味大减，且毒性胜过平日，不能吃的。他欺你们是生客，哪知道我这个积年的食客。明年春夏，我请你们去江边吃河豚，保准打嘴巴都不丢！”

众人一声哄笑。旋而菜肴上桌，拆开两坛子黄酒，去炉上加生姜、红糖炖热了，各自舀上一碗，喝了起来。吕媛虽是北方人，却不善饮，只能以茶代酒。顾亦农酒量本浅，此酒初饮时不易觉醉，待到两碗下肚，谈笑风生之余，往起一站，不知哪来的酒意霎时冲上了颅脑，顿时头重脚轻一阵子摇摆。李科长见了直乐，伸手指点，以水浒传人物的口吻，笑道：“倒也，倒也！”

顾亦农双腿一软，忽地伏倒在身边这位素常难以接近的女同学身上。吕媛虽有些羞，但没有生气，一手将他扶正。李科长唯恐他吐，坏了场面，连声唤店家过来，先行结账。顾亦农醉醺醺从兜内掏出钱来付账，然后昏沉沉地遵照公议，站起身来，由吕媛搀着出门回家。

吕媛望望这群忙着哄饮的家伙们，轻蔑地笑，半提着摇摇欲坠的顾亦农大步出了菜馆。大街上，早有歇脚等生意的黄包车夫过来迎候。吕媛问顾亦农的住址，顾亦农着实醉了，顾左右而言他，乱讲胡话，就是没有明确的方向。吕媛气得跺脚，正想扯他的耳朵，给他醒醒酒。

这时，有个女人提着手袋路过，见了这情景，不觉惊叫了一声，三步并作两步过来，仔细辨认一下，说：“这不是顾亦农吗，怎么喝多了？”

吕媛大喜，问：“您认识他，知道他住哪儿吗？”

那位小姐笑盈盈地说：“这可是喝多了。他住在顾家弄，我是他的邻居。要不，我顺路送他回家吧。”

吕媛迟疑了一下，点点头如释重负地笑笑，说：“谢谢您了，路上请多费心。”

那位小姐和吕媛一起合力，协助车夫将烂醉如泥的顾亦农弄上了车子，尔后道别，在车声辘辘中向着街道尽头飞驰而去。吕媛掸落手背的灰土，目送着车子消失，脸上露出些狡黠的笑意，转身离开了。

这一夜酒醉，直至次日中午方才醒来。顾亦农睁开眼，宿醉的不适依旧令他隐隐头晕。他强撑起身子，去楼下找水喝。

坐在客厅沙发里的房东太太嗤地一声冷笑，说：“顾先生，昨天好风流快活呀！那位林小姐一直送你回来，又扶你上楼，替你擦脸、擦手，恨不能连脚都洗了。这样贤惠、漂亮的女朋友，将来娶过门，可真是你的福分呀！”





顾亦农使劲地揉太阳穴，力图减弱酒精的影响，去回忆昨晚的经历，疑惑道：“你怕是搞错了吧，送我回家的是吕小姐，不是什么林小姐，她是我的大学同学。”

“哪能呢！”房东太太不屑地摇头，更正说，“我见过林小姐，那么个漂亮端庄的可人儿，哪会弄错当成什么吕小姐。”

顾亦农使劲地喝水，合目冥思回忆昨晚酒醉后的情形。自己不是被一位身上散发着淡淡幽香的女子送回来的吗？怎么会眼睛一眨，就由心仪已久的校花吕小姐变成了陌路相逢的林小姐？他越想越不对劲，忽地忆起一事，忙不迭地快步上楼，往书架上寻去。片刻后，便发出一声长长悔恨的叹息。

那本《老学庵笔记》已经不翼而飞，这本好不容易捡漏得来的宋版善本书，已经被人取走。这么看来，昨晚送他回来的是林小姐，绝非吕小姐了。可是，其间的转换是怎么回事呢？受到这种意外的打击，顾亦农立即振奋起精神，马上找出那张林小姐留下的字条，按照上面的号码，拨打电话。

那边，是一个男人严肃生冷的口音，问：“找谁？”

“找，找林小姐。”顾亦农说。

“没这么个人！”对方话音未落，便挂断了电话。

顾亦农遭了个没趣，跳将起来，飞快地穿上大衣，离开住处，在房东太太的讥笑声中快步小跑起来，奔向那个机关的所在地。

这时间，已是午后，按照作息惯例，那些人都该休息去了。整个二层的外间桌前空荡无人。但角落里的沙发上有个人低声啜泣，似乎正为某件事哀伤着呢。顾亦农推开门，循声瞧见，正是昨天在此邂逅的吕媛小姐。吕媛抬起头来，见是他，脸上流露出一丝惊惶的神情，飞快地掏出手帕去揩擦眼睛。

眼尖的顾亦农一下子便发觉，她原本洁白如玉的面颊左侧部位，有个手掴的红色掌印，稍稍发肿，显然是刚刚被人动手打过。看着她这副迥然有别于平日的梨花带雨的模样，顾亦农不禁心疼起来，关切地问：“你……没事吧？”

吕媛缓缓摇头，勉强挤出笑容来，说：“刚才在楼下和两个陌生人吵了几句，这会儿还觉着委屈呢。”

顾亦农不便再说，继而转移话题，问及那些这会儿都不在其位的同事们。吕媛冲房间内室示意。顾亦农会意，便去倒了杯开水来，递给这位昔日女同学，直接开门见山问起昨晚的事情来。吕媛擦干泪水，恢复了平静。但这平静之外隐约仍可看出稍稍的慌乱。

她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你喝醉了，又问不出住址。正好有位小姐路过瞧见，说是你的邻居，自告奋勇送你回去。我看她那关心的样子，疑心是你的女朋友，也就乐得做顺水人情了。”